

洛阳牡丹记

---

洛阳牡丹记

宋·欧阳修

●花品叙第一

牡丹出丹州、延州，东出青州，南亦出越州。而出洛阳者，今为天下第一。洛阳所谓丹州花、延州红、青州红者，皆彼土之尤杰者。然来洛阳，才得备众花之一种，列第不出三，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。而越之花以远，罕识不见齿然，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花争高下。是洛阳者，是天下之第一也。洛阳亦有黄芍药、绯桃、瑞莲、千叶李、红郁李之类，皆不减他出者。而洛阳人不甚惜，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，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。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，其名之著，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。其爱重之如此。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，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，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。此盖天地之中，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，故独与他方异。予甚以为不然。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，四方入贡道里均，乃九州之中。在天地昆仑旁礴之间，未必中也！又况天地之和气，宜遍四方上下，不宜限其中以自私。夫中与和者，有常之气，其推于物也，亦为有常之形。物之常者，不甚美，亦不甚恶。及元气之病也，美恶隔并而不

---

相和入。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，皆得于气之偏也。花之钟其美，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，丑好虽异，而得一气之偏病则均。洛阳城围数十里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，出其境则不可植焉。岂又偏气之美者，独聚此数十里地乎？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。已凡物不常有而有害乎人者曰灾，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。语曰：天反时为灾，地反时为妖。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。然比夫瘿木拥肿者，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。余在洛阳四见春天：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，其至也晚，见其晚者；明年，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缙氏岭、石唐山紫云洞，既还不及见；又明年，有悼亡之戚，不暇见；又明年，以留守推官，岁满解去，只见其蚤者，是未尝见其极盛时。然目之所属，已不胜其丽焉。余居府中时，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，见一小屏立坐后，细书字满其上。思公指之曰：“欲作花品，此是牡丹名，凡九十余种。”余时不暇读之。然余所经见，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余种，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？计其馀虽有名而不著，未必佳也。故今所录，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：

---

洛阳牡丹记

---

姚黄 魏花细叶寿女 鞞红（亦曰青州红） 牛家  
黄 潜溪绯

左花 献来红 叶底紫 鹤翎红 添色红 倒晕檀心  
朱砂红 九蕊真珠 延州红 多叶紫粗叶寿安 丹  
州红

莲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黄一撮红玉板白

●花释名第二

牡丹之名，或以氏，或以州，或以地，或以色，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。姚黄、左花、魏花，以姓著；青州、丹州、延州红，以州著；细叶、粗叶、寿安、潜溪绯，以地著；一瓣红、鹤翎红、朱砂红、玉板白、多叶紫、甘草黄，以色著；献来红、添色红、九蕊真珠、鹿胎花、倒晕檀心、莲花萼、一百五、叶底紫，皆志其异者。

姚黄者，千叶黄花，出于民姚氏家。此花之出于本未十年，姚氏居白司马坡，其地属河阳。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，亦不甚多，一岁不过数朵。

牛黄亦千叶，出于民牛氏家。比姚黄差小。

真宗祀汾阴，还，过洛阳，留宴淑景亭，牛氏献此花，名遂著。

甘草黄，单叶，色如甘草。洛人善别花，见其树知为某花。云独姚黄易识，其叶嚼之不腥。

魏家花者，千叶肉红花，出于魏相（仁溥）家。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，斫以卖魏氏。魏氏池馆甚大，传者云：此花初出时，人有欲阅者，人税十数钱，乃得登

---

舟渡池至花所，魏氏日收十数缗。其后破亡，鬻其园，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，寺僧耕之以植桑麦。花传民家甚多，人有数其叶者，云至七百叶。钱思公尝曰：“人谓牡丹花王，今姚黄真可为王，而魏花乃后也。”

鞞红者，单叶深红花，出青州，亦曰青州红。故张仆射（齐贤）有第西京贤相坊，自青州以駉驼驮其种，遂传洛中，其色类腰带鞞，谓之鞞红。

献来红者，大，多叶浅红花。张仆射罢相居洛阳，人有献此花者，因曰献来红。

添色红者，多叶花，始开而白，经日渐红，至其落乃类深红。此造化之尤巧者。

鹤翎红者，多叶花，其末白而本肉红，如鸿鹄羽色。

细叶、粗叶寿安者，皆千叶肉红花，出寿安县锦屏山中，细叶者尤佳。

倒晕檀心者，多叶红花。凡花近萼色深，至其末渐浅。此花自外深色，近萼反浅白，而深檀点其心，此尤可爱。

一撮红者，多叶浅红花，叶杪深红一点，如人以三

---

指撮之。

九蕊真珠红者，千叶红花，叶上有一白点如珠，而叶密，蹙其蕊为九藪。

一百五者，多叶白花。洛花以谷雨为开候，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，最先。

丹州、延州花，皆千叶红花。不知其至洛之因。

莲花萼者，多叶红花，青趺三重，如莲花萼。

左花者，千叶紫花，叶密而齐如截，亦谓之平头紫。

朱砂红者，多叶红花，不知其所出。有民门氏子者，善接花以为生，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，有此花。洛阳豪家尚未有，故其名未甚著。花叶甚鲜，向日视之如猩血。

叶底紫者，千叶紫花，其色如墨，亦谓之墨紫花。在藪中旁必生一大枝，引叶覆其上。其开也，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。噫！造物者亦惜之耶。此花之出，比他花最远。传云：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，花出其家，亦谓之军容紫，岁久失其姓氏矣。

玉板白者，单叶白花，叶细长如拍板，其色如玉，

---

而深檀心。洛阳人家亦少有。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，问寺僧而得其名，其后未尝见也。

潜溪绯者，千叶绯花。出于潜溪寺，寺在龙门山后，本唐相李藩别墅。今寺中已无此花，而人家或有之。本是紫花，忽于藁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，明年移在他枝，洛人谓之转（音篆）枝花，故其接头尤难得。

鹿胎花者，多叶紫花。有白点如鹿胎之纹，故苏相（禹珪）宅今有之。

多叶紫，不知其所出。初，姚黄未出时，牛黄为第一；牛黄未出时，魏花为第一；魏花未出时，左花为第一；左花之前，唯有苏家红、贺家红、林家红之类，皆单叶花，当时为第一。自多叶、千叶花出后，此花黜矣。今人不复种也。

牡丹初不载文字，唯以药载《本草》。然于花中不为高第，大抵丹、延己西及褒斜道中尤多，与荆棘无异。土人皆取以为薪。自唐则天已后，洛阳牡丹始盛，然未闻有以名著者。如沈、宋、元、白之流，皆善咏花草，计有若今之异者，彼必形于篇咏，而寂无传焉。唯刘梦

---

## 洛阳牡丹记

---

得有《咏鱼朝恩宅牡丹诗》，但云“一薰千万朵”而已，亦不云其美且异也。谢灵运言“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”，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，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。

●风俗记第三

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。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。花开时，士庶竞为游遨，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，并张幄帟，笙歌之声相闻。最盛于月陂堤、张家园、棠棣坊、长寿寺、东街与郭令宅，至花落乃罢。洛阳自东京六驿，旧不进花，自今徐州李相（迪）为留守时始进。御岁遣牙校一员，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，所进不过姚黄、魏花三数朵，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，使马上不动摇，以蜡封花蒂，乃数日不落。大抵洛人家家有花，而少大树者，盖其不接则不佳。春初时，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，谓之山篋子人家，治地为畦塍种之，至秋乃接。接花工尤著者一人，谓之门园子，豪家无不邀之。姚黄一接头，直钱五千，秋时立券买之，至春见花乃归其直。洛人甚惜此花，不欲传。有权贵求其接头者，或以汤中蘸杀与之。魏花初出时，接头亦直钱五千，今尚直一千。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，过此不堪矣。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许，截之乃接，以泥封裹，用软土拥之，以翦叶作庵子罩之，不令见风，日唯

---

南向，留一小户以达气，至春乃去其覆，此接花之法也（用瓦亦奇）。种花必择善地，尽去旧土，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。盖牡丹根甜，多引虫食，白敛能杀虫，此种花之法也。浇花亦自有时，或用日未出，或日西时。九月旬日一浇，十月、十一月旬三日、二日一浇，正月隔日一浇，二月一日一浇，此浇花之法也。一本发数朵者，择其小者去之，只留一二朵，谓之打剥，惧分其脉也。花才落便翦其枝，勿令结子，惧其易老也。春初既去翦庵，便以棘数枝，置花丛上，棘气暖可以辟霜，不损花芽，他大树亦然。然此养花之法也。花开渐小于旧者，盖有蠹虫损之，必寻其冗，以硫黄簪之，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，乃虫所藏处，花工谓之气窗，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，虫既死，花复盛，此医花之法也。乌贼鱼骨用以针花树，入其肤，花树死，此花之忌也。

